



自然画卷和谐美
◎陈顺源

初夏

◎王必伟

记忆是阵阵花香
而立后,才听懂自然的
呼唤。
不管是野雏菊的明丽,
还是浮在路角的蝴蝶花,
亦或是匍匐在栅栏上的

小蔷薇,
抑或是头顶上,银杏叶
的青翠,
都是自然的一缕光。
她们的喜怒哀愁,
在光影里,摇曳摆动。

有孤独的烈酒,
有圣洁的守护,
有野马的奔驰,
谁知道呢?
最璀璨的光在黑夜里,
姑娘们已经很清凉了。

蚕的一生

◎张健

春末夏初,桑叶肥了。青翠叶子在枝头招摇,油光可鉴,仿佛涂了一层薄蜡。这时节,蚕种便也从纸包里爬出,蠕蠕而动。

蚕种初出,细小如蚁,乡人谓之“蚁蚕”。它们爬在桑叶上,啮食嫩叶的边缘,发出极轻微的沙沙声。蚕吃桑叶,自边缘始,渐及中心,终至叶脉。其食也专心,其居也安分,从不越出为它们铺设的桑叶范围。

蚕渐长,颜色由黑转青,又由青转白。其生长之速,实为可观。早晨看去尚小,傍晚便已肥大一圈。每隔几日,便须停食一日,昂首向天,静伏不动,乡人谓之“眠”。眠时蚕不食不动,看似僵死,实则内里正在蜕皮。旧皮自头部裂开,蚕体从中挣出,新皮较旧皮宽松,以备日后之生长。如此反复四次,蚕乃大熟。

我见过一条蚕在蜕皮。它先是焦躁不安,在桑叶上爬来爬去,继而静止,头部与胸部之间渐渐裂开一道缝隙。蚕体不断蠕动,旧皮自前向后逐步脱落。这过程颇为艰难,有时蚕会因力气不足而半途停顿,须挣扎良久方能继续。旧皮脱尽,蚕体呈现嫩白色,柔软无力,过些时候方始硬化。我想,这大约便是新生之苦楚吧。

四眠之后,蚕已长至二寸有余,通体晶莹透亮,食量亦大增。此时若将蚕置于耳畔,可清晰听见其啮桑叶之声,沙沙然如细雨敲窗。乡人知道,蚕要吐丝作茧了。

蚕农此时便在蚕匾中放

置麦秆儿扎成的“草笼”,供蚕结茧之用。蚕爬上“草笼”,寻一合适位置便开始吐丝。初时只见蚕口有细丝吐出,粘在麦草上,蚕头左右摆动,丝便呈“之”字形排列。渐渐地,丝层加厚,蚕体隐没其中,终至不见。茧初成时,尚可透过丝层看见蚕在内里活动,后来便全然密封,只余一个椭圆形的茧悬于“山簇”之上。

茧有白黄二色,白者居多,黄者较少。我常见一黄茧,色泽如琥珀,在阳光下晶莹剔透,煞是好看。蚕在茧中,复又蜕皮一次,化为蛹。蛹不动不食,静待体内变化完成。此时若剖茧观之,可见蛹体蜷曲,已略具蛾形。

十余日后,蛾乃破茧而出。蛾出茧时,口吐一种液体,湿润茧层之一端,然后用足拨开茧丝,挣扎而出。初出之蛾,翅膀湿软,须臾便舒展干燥。蛾体肥胖,翅短小,不善飞,只偶作短距离扑腾。雌蛾腹部肥大,雄蛾较小,二者尾部皆有特殊气味发散,以相吸引。

我曾观察一对蚕蛾之交尾。雄蛾振翅不已,绕雌蛾飞舞,终至相接。相接后,雄蛾将尾部弯曲,与雌蛾尾部相连,可历数小时而不分离。此时若有惊扰,雄蛾便负雌蛾而行,虽迟缓而不肯分离。交尾毕,雄蛾不久即死,雌蛾则开始产卵。

雌蛾产卵时,腹部蠕动,将淡黄色卵粒黏于纸上,排列无序而紧密。初产之卵色淡黄,渐变为深黄,终至灰黑。卵将孵化时,可透过卵

壳看见其中黑色小点,即蚁蚕之头部。一只雌蛾可产卵数百,产毕,亦力竭而死。

卵在纸上静待来年春暖,桑叶再发,便又孵化成蚁蚕,重复其祖辈之生命历程。蚕之一生,不过五十余日,却历尽生长、蜕皮、作茧、化蛾、交尾、产卵诸般过程,紧凑而完整,丝毫不爽。

蚕农待蛾尽死,便收茧缫丝。茧入沸水,丝头寻得,便可抽丝。一茧之丝,长可达千米,细而坚韧。数个茧丝并合,即成生丝,可织绸缎。我见过缫丝,茧在热水中沉浮,丝头被挑起,缠绕于缫车之上。缫车转动,丝便源源不断地从茧上抽离。茧渐薄,终至消失,其中蛹或蛾,早已死于沸水之中。

蚕之一生,为人所利用,自卵至蛾,无一阶段得闲。人所取者,不过其丝;而蚕所付者,是其全部生命。蚕何所知?蚕何所求?它只依本能行事,食桑、生长、作茧、化蛾、交尾、产卵,然后死去。它不知何为绸缎、何为衣裳,更不知何为“春蚕到死丝方尽”的诗句。

我少时养蚕,视若珍宝,日日采摘新鲜桑叶喂之,清理蚕沙,观察其变化。蚕死茧成,不免伤感;蛾出产卵,又生希望。年复一年,循环不已。后读书明理,方知蚕之饲养,已有数千年历史,中国之丝绸,早传遍世界。然则蚕本身仍只是蚕,生于斯,死于斯,无增无减。

蚕的一生短暂而忙碌,为人作嫁而不自知。人之于天地,或许亦如是。

二窎,不能遗忘的风情

◎吴筱东

我从小生活的地方叫二窎。那时旁边的十总是个店,北兴是座桥,五甲是个庙,只有二窎才是个镇。

二窎的由来,据说因为原来这里是一片草荡,中间有两个水潭,分别位于东街的原二窎小学内和今天的二窎中学北侧,也许是因为水的灵秀滋养了二窎,这个偏远的乡村数十年走出许多优秀人才,在各行各业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,有的甚至身居要职。据二窎中学的老先生考证,这些才俊中鲜有因腐败而落马的,淳朴的民风可见一斑。

民国时期开始,这里就是地方政府控制通东地区的重镇,也是红十四军、新四军和敌人反复争夺过的地方,留下过很多惨烈的革命故事。谢家渡战役之后,二窎街遭到日本鬼子的疯狂报复,烧了三天三夜后被夷为平地,只留下半截烧焦的木椽,从此,古镇当年的风华已无从寻觅。

重建家园之后,南街上曾有古老的乱石街,和一座摇摇晃晃的木头桥,桥上桥板稀疏,奔涌的河水肉眼可见,让人心惊胆战。桥头耸立着晾布的木架子,佝偻的老人时常会从架子旁边的染坊内捧出一堆染好的布料,用竹竿晾晒在架子上。我从小的几个玩伴都住在旁边,多年不见,不知道他们是否还常回去看看、常常回忆起当年快乐嬉戏的情景。

小时候的记忆中,整条街都是白墙黑瓦的老房子,有着整齐的木门,每到黄昏,老人们便按照顺序把门板装上,第二天又依次把门板卸下。有的人家还有天井,有雕花的砖头,有长满荷花的大缸,和晚上看得见月亮的天窗。因为没有统一规划,如今这些房子都姿态各异,浓缩了几十年来时代的印记。仅有的几座老房子也东倒西歪,残破不堪。

小时候也有过这样的中药店,还有五分钱可以买一个大肉包的小吃部。我记得一个刘姓的老人,常常喜欢在小吃部里啃上一根油光锃亮的猪尾巴,再喝上一碗黄酒,那满足的表情让我至今难忘。如今的他和当地许多熟识的老人一样,恐怕早已埋没在岁月的烟尘之中。

这个院子曾经掌控着二窎的命运,因为居住的



都是二窎最体面的人物:干部、医生、邮电人员等,白天他们为地方的发展操持,晚上就在这里安居,多个大院子是我的同学。如今,院子基本荒废,也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。只有几根老木头还在倾诉着曾经的繁华,春天还有油菜花在迎风寂寞地摇摆。

二窎有过一个十字街,西北是供销社,东北是门面呈圆弧、类似于老上海商业建筑的商业总店,再过去就是鲜货行和两层楼的二窎饭店。西南角的剧场是当地最恢宏的建筑,从金沙回来的汽车上远远就能看到它的一角。小时候和二牛在那里打过架,也曾经在那里主持和表演过节目,儿子也在那里完成了电影的启蒙。这样一个文化地标被当成危房拆除后,再也没有建起来。

街上唯一的照相馆叫益新,是我同学家开的。店主老杨个子不高,人很热情,后来把手艺传给了他的两个儿子。二窎中学曾经是全县最好的乡村中学之一,无数慕名而来的莘莘学子都在这里留下青春的定格。这里也留下了我很多童年的光景,可惜大多已无从寻觅。照相馆西边有一个钉秤的人家,男主人喜欢坐在门口,一边钉秤一边看着来来往往的我们。时节如流,不知道他今天的生意可好?

如今的街上熟识的人已渐渐凋零,这里除了早市有三三两两的人走过外,平时都很安静,漫步其中,只见阳光铺在古老的路面上,岁月显得寂寞而悠长。

那些远行的人不知何时能回到家乡,即便回到家乡,却再也砌不起曾经的记忆的墙。而留守在这里的人已习惯用羡慕的眼神看着外面的世界,这里终究成了所有人的过往。时光的嬗变中,二窎像一个垂暮的老人,看着自己的风华正渐渐凋落,却无能为力。

白云苍狗,世事无常。这个通东咽喉之地的小镇,随着许多单位和学校的撤并渐渐失去了人气,昔日繁华的市镇变成一个社区。但她毕竟滋养过我们的成长,见证过我们的风华,垫高过我们对生命的追求。她是我们的来处,目送我们走向广阔的世界,她也是我们的归途,因为这里才是我们的根。